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 皇統五年 時宋紹興十五年也 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于村落間○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新律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頒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歐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荊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矣大抵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郎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法尤甚上下輕重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銀珠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須稍遷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死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珠笑即書牒尾稱賽哏者再庭下已有牽櫳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叩之則曰賽哏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于上四面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河決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丙寅

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十六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舊內大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

得十之二三而已○夏左副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户胡沙虎北攻盲骨子粮盡而還為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粮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困粮于敵不計遠近每人借之一月粮計米四斗五升其人既負重甲又為粮累或賤售于人或弃驢馬或誓之行速則擲于路由是饑饉不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不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盲骨子不毛之地胡能久處乎盲骨子在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退無如之何

丁卯 宋使賀生辰

皇統七年時宋紹興十七年也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來寖染華風帥將生朝皆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國主獵于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至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是歲與朦骨國平初捷辣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朦骨通兀术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關塞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朦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冬都元帥兀术薨兀术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 時宋紹興十八年也 四月中京群大水河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國主之望國崖避暑○五天落永龜月汴都大康縣一夕大雷雨下冰龜豆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九月國主遣廉訪使宵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十月以故

宋王宗翰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有包藏窺伺之意昨王元者乃國主太祖旻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已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帝者亮以誣語相符合實相連結乃譖于王寘之重法國人皆謂王淫于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 時宋紹興十九年也 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

黃頭女真叛

黃頭女真者皆居號令蘇館女真合蘇館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與金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蘇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也其人驍悍勇鷙不能別死生中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破軍後役之益苛斂給既少遇掠所得復討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髮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岐王亮弒國主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主亶國主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主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台之共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府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

可同謀乃內侍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憲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劒又親往皇城東門謂門使者乞伏效里等曰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劒伏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劒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立岐王亮爲帝

詰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晚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爲主蕭王伏劒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爲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以國奴爲西道總管有梁漢者臣蕭王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臺壓不從者四十六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王東京留守○亮立追廢爲東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久之又改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爲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即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曰元勳將

相多所踈擯而骨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兗國王宗雋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次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兄之子所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踈族于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其次曰魯國王昌乃武元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离曷為左副元帥女真人不知其屬之踈近自熙宗淫行肆虐疑似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于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弑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熙宗既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凡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孛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

赦天下轉官資放租稅

為德宗改元天德

庚午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术之子韓王亨是時熙宗之弑國主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术開國元勳宿乃其子亦以無罪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國韃靼泌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閭北地貴鐵富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入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麟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因問漢臣曰朕裁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遷地勢然也上都地寒唯燕京地煖可裁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

議遷都

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弃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
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曰可遷都
北蕃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
為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
築燕京城 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
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
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
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
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
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大廟西
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
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
柳莊杏村皆在焉

辛未 天德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一年也 三月宋遣使巫伋來乞祈請使伋
乞祈請 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看墳人
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
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事本國中事可自處
之伋唯唯而退

壬申 天德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二年也 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
遷都赦天下 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
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

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癸酉 元夕張燈

貞元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七月制遣御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甲戌

貞元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 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臣稱賀

寧江州獻瑞桃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耶

開倉賑恤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恤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效

乙亥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 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及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

謀遷汴京

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

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僞云割孛舟走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弃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為檜地方再專國故又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改元正隆　丙子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畧屯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絶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寶亦降大寶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寶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寶歸帳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詰

旦粘罕怍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為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金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復修汴京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皆其事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乃下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下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度盡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繁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秉時義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為大金所虜也

大宴群臣

丁丑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鄜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粮草于津京乃是要衝臣

聞遺宋招攬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
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
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貴人臣也○夏
觀察風俗 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
察風俗振恤困之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
制戰陣法 之法十有餘條因大讌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
以示威武
戊寅 正除三年時宋紹興二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
夢受帝命 也 通翰林直學士蕭庶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
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
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

聲猶在耳既遣人至庭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
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
皆賀主戒無泄于外○八月主坐正陰殿召吏部尚書李
謀遷汴京 通遷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
謀欲遷都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
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
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
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
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
詔毀古器 家不得隱藏緯侯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古器
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意○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逼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為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粮食不缺三也刱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大興宮室

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修汴京令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諸路夫匠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刼軍事○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津京就館宴曰用常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

綸可殺也

造軍器

人之來致大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況戴花乎伴使
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
賀允中守節 當守節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
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十二
月遣施宜生使于宋郎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
為事遠竄嶺邊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
賀正使張壽館侍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
漏金國事 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壽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
敬壽頗漏其情壽密奏之
庚辰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軍徽使大懷中禮部侍郎
耨盌溫都謹往弔宋太后壽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
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
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
工部侍郎黃允中館伴又允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繕兵
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翰林學士祁宣
初宣直諫死 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之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
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
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
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
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
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頸遂誅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
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釁將啟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柰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也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士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簽軍

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一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摠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以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牒報國主已至汴京

密寫臨安地圖

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辛巳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群臣稱慶○自去冬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遣使求淮漢地 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宋欽宗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旨取將相大臣議事并報

崩訃音至 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選精于射者號纛 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黃絲繩繫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喆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話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名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讎說耶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輦出角○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雨至

汴京宋舊都亮迁都而風雷從作將宋列祖之靈亦必有上訴于天者況其兼有吞江南意耶當粘罕破京城時已目覩空中黃旗甲兵之異矣

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于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大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舩聚糗粮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若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盞彥忠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

無道至此踰桀紂遠矣此虜何得尚游魂至錢塘而始斃耶

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南侵荊襄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荊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是海道將趍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

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
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
植以為新于是聘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
部尚書胡舜陟曾到遂名之首問錢塘之景舜陟曰是江南
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
觀其他更有多美景但匆迫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
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
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于吳璘、馳至殺金
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
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
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門誰何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
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
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速虎副之令
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
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
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禮帳相望
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
主既渡淮令萬户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寇遠縣取
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清先以百騎犯清流關
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蕆弃城去
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

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河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自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金師為吳挺禽起所敗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兵出戰俱死馬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順德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坡

金兵敗于皂角林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州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徙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李寶敗金師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得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逾一山候風即南不

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

渤海軍叛

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襃為帝主為內變所擾于是親統細軍駐和州

刑馬祭天

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

金舟沈溺大敗

宋軍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殊死鬬我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岍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舩徑趍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舩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

戰艦而荊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淪死之過退有盡戮之憂柰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卿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弒逆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北遷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弒主○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

諸將謀殺郎主

國主中矢崩

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即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墻之變後果然○癸酉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為海陵夫人○金師次淩湖守將敗之

次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篤而窺歛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吟一詠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時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後路允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死國人莫有固志

生有神異

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為帝○十月庚子朔褒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立褒為帝

大赦天下

辛巳

大定元年時海陵正隆六年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將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揚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楊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

殺海陵王

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趍襄陽又為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趍燕京

壬午日食

大定二年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亦遶追謚懿宗故主亶謚閔宗未幾改熙宗謚亮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迪西京留守○二月

祀天地社稷

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
使知閤門事張瀹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嚞館
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
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
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鄰封之信中更多
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
逖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
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
邁至燕帝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　報
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
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鑒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
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
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恃重兵堅守大
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門遂分兵
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
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陷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
京東義士
皆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
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
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

殺○正隆之渝盟也宋後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萬壽等
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
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
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
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
舊禮不納而還

癸未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鶻巴耶律适里
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是時國中聚兵積粮于宿州之
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
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
為界宋張浚聞于朝旦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
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
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
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兩南
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粮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遣書遺南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
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遷
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
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
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
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既書來凡書定四
事一對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

又秦檜

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閤門使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厚為土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甲申

大定四年 時宋隆興二年也 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失道

造總計錄

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恤疲民○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

四郡歲幣

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

宋主和議

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皇所敗宋使主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統石烈志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

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
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
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諝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遣洪适
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
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
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乙酉 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二月賜高年孝悌力
賜粟帛 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
也○夏宋改隆興為乾道○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
若川來賀上尊號○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紇石烈志寧
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丙戌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二年也 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紫極殿始
大會群臣 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獻出場有大旗獅豹
蹺索上竿之類○夏熙州龍見

龍見 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
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〻雖為龍所戲弄
畧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三帶
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王時方沒郡人競往
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嗢熱內附 七月嗢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十月宋遣
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道
行幸行宮 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

十二月庚寅還宮

丁亥 大定六年 時宋乾道三年也 正月賜酺一日命群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

免役蠲租 之徒為白戶○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賦○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 大定八年 時宋乾道四年也 正月詔增榷場自南北通和後始置

置榷場 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鸞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榷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輳集去處增

置以聞○七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詔以疎決
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
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己丑 大定九年（時宋乾道五年也）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志往遼
問民疾苦 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為右丞相翰林直
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庚寅 大定十年（時宋乾道六年也）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
大閱兵師五日而罷○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泰河會州
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
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
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
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
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于旅柩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
附請之辭欲廢受書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
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諱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
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使世宗初立遣使往
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
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
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群臣 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

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事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辛卯 大定十一年 時宋乾道七年也 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礼荐布悃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辭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

宋遣使來賀正

壬辰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宋使守節

自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請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舉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請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為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國葬權窆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舉雒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國錫宴前後循例無有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

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卹○冀莫澤潞絳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　及無辜而強壯迸逸竟不能

皇太子允恭薨

制○八月皇太子允升立

癸巳　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畋于南山○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倉粟之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甲午　大定十四年（時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時宋淳熙二年）

丙申　大定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

上批　皇太子允恭薨　允升立　一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三曰天

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玉璽寶印盡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申議陵寢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

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丁酉

大定十七年 時宋淳熙四年也 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

賞牲幷賦詩

權直學士院實肇年同知中書省事○四月三日國王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元术子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蕃畏懼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謀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會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瞷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鬬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郎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冰炭矣

戊戌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學士張汝弼吳興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耳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七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顧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西夏

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岩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
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剌者約日為應國兵與戰祿東
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熸戊子麟州城陷
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西夏攻麟州城陷擄金帛子女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己亥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己延晉王允
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啟有衣
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殞胷口皆傷侍

晉王被殺

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覩
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勝筭衆疑其盜官
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
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
完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
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
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
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人聞太子
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
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
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

太子謀叛

妻妤凡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

庚子 太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斡罕為群

亡遼遺族稱帝 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斡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為金原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七月

立皇太子 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恭次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辛丑 東南地 大定二十一年 時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殲司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葬優恤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宣矣

壬寅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恤民罢曰皇祖有訓非繼躰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遵先猷百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禹方有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

事可使人分逃風俗申達寬枉孝弟力田給以優復鰥寡
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七月集
諸軍講武于宛平地嘗有差

癸卯 大定二十三年 時宋淳熙十年
甲辰 大定二十四年 時宋淳熙十一年
乙巳 大定二十五年 時宋淳熙十二年 正月長白山二龍見鮮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兩土○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恤之○七月以

丙午 隆暑詔州縣決繫
大定二十六年 時宋淳熙十三年也 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實致令孔廟頹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
孔廟礼祭
蝦蟇鳴樹
丁未 大定二十七年 時宋淳熙十四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璣翠羽蝦蟇鳴于樹上○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元夕張燈
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翌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關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

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
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太子允恭薨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為皇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孫也

戊申 獻臥沙羊 大定二十八年 時宋淳熙十五年也 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木石魯達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為臥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邵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至朝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及進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閤門張時脩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脩力爭以為東上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當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謚雍為世宗允恭為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嶠嶇日久心頗厭之中

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興宋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亭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以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當遇饑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恤諸國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愛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云○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温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隆授千牛衛將軍郭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 庚戌 郊祀

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

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太廟 三月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

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
有建儲之勲也　左僕射知中書省孛詰烈加太保同知
中書省王昌禹爲右僕射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　夏國
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辛亥

明昌二年（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
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内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諸伶人
百端以爲戲樂　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
月封監女爲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
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内庭之事惟貴妃
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朝綱不正軍民
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朝綱不正

壬子

明昌三年（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内侍江淵除内都知省孟恃恩
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礼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文學者及
礼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酬各賦詩
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國躰始弱矣

癸丑

明昌四年（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
爲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院張克己
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寛厚母亦趙氏遠避恩
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
附之太子既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
奏不許通京師謡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
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顔高完顔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

京師謡言

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臯蒲剌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于善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三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臯家二奴以賢易馬與張衛爲臯所逐且送大興府鞫之臯婢春英先與張通臯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窻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商送二奴各因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皆孕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臯蒲剌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　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容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閭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台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　是時主搖佚自用聽讒多

甲寅

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時宋紹熙五年也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開

常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
乞外鎮可以自安乞留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大
妃與乞留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已等獨以大辨爲疑
方爲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
云南紹興主遺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
曰汝自南來即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
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
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
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
乞留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便爲備越三
日以寮詔令五國副都統即律康孫圖之康孫既至與其

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寮詔許詣徑携以入示愛王
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即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弒我
無可柰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
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盡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拜曰
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即律康孫
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與旨無此事大王且勸中
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
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爲城守計
三路提點万侯乞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
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
遇愛王將骨孛與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 三月

簽訟路軍

大起河東陝西路簽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爲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草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饑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

愛王遣聘大朝求援

攻密奴壘

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藏伏北山之下以粮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天漠而大雅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爲郎也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撾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　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

大朝即蒙骨国韃靼也

禿体大撾

乙卯

位洛中土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懽言解之曰兵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鮮愁曲且曰用兵少敗亦是常事外間令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爲常 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李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請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爲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詼諧言淵各獻珠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 明昌盡六年

夏人入寇

丁巳

山東寇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僖上疏諫在都堂慷慨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夏人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敵患獨不聞郎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爲民徙居代州僖乃忠烈王兀术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僖既貶中外惕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

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衣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習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祝監田邁奏宜者監軍唐之獎政趙氏曾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即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恕其抵抗改移潞州燕智軍粮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言于淵遂寢新命

張天翼江源辭行

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爲已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廢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具文支給減裂衣至安肅軍天翼讓繼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爲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四年也 春國主幸逢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爲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多識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哀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哀妃嘗與全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鑿洞于券華閣

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嘗菊于東
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
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
帝命圖之以為戒宸妃怨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
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
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
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明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
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
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二月詔建太學于京城之南摠為屋
五年也
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
代彝俎豆敦盤尊罍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於是行礼
于辟雍祀先師孔子自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
卿以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春秋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
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會于雲龍川
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
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帝顯宗亦嗜酒曾于世宗朝右相石琚生　賜以一詩
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
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　又次高
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
濶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
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宸妃亦至后曰
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煬
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
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辨汝但說與
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
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

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
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
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于寺傍建八寺
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
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
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携酒殽鼓樂
徧趍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
叔父子如此傚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
弟不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
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痴風焉
承安五年時宋慶元六年也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

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變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　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氷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于東津大兵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氷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刳木爲舟中積熾炭氷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合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蹬嶺踰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国

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　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郎中吳旴爲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丘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旴之使也善義未還国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旴至旴貽未即納陰遣人

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盱入境與趙遇于途
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
光宗崩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
泰元年也
數萬以羊尾爲大師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紇石烈善樂
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得壽羊尾遂追其餘衆
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　冬淺界壕深廣各三丈東接高
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宴于西涼觀鄂王資起白
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興主曰
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即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
河盜起北兵雖退差役復來豈是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
與公等相見偏說挽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
飲酌即侍即李西華前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
罪主曰卿等嘗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
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
年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
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
女恐招怨謗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燿
州
泰和三年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
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則以示主旦喜甚戊

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
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耶
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
氏之罪凡携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
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
哉

泰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
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豈十年能
亂之乎 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
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將怒遣其掌文官顏
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
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爲已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
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
王于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
軍戰于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
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
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

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饑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我魯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劒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于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鳥倫大漠沃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昇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宋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帥將及千户賀拔末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　五月秘書監起居舍人韓伯熹上言上國之兵以生昫爲粮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且乞于幽燕以北及敵人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橐駝之類並皆收牧置之城内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若干城郭之間民始遣遂伍至八月未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驟至來矣　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

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克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霽雪飛及曉永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等盡燒于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　城會國中遣實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乙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爲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宸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西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虜世讎有禮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爲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
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
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
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
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
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駐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
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主賜以金印詔
封爲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于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
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鷄川以防北邊
內外騷動民聚爲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
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
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爲襄陽府又
陷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
攻真州于是濠梁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爲國兵所陷又陷
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爲守將李師尹所陷戍州守
臣辛棫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于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
郭倪棄楊州走瓜州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于
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　國兵自淮
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
相摩于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　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特書幣來行

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議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礼遣之信孺既得揆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繒帛西帥啟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遺宋大畧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川旋爲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于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于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　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春宋皇叔韓侂胄首于兩淮仍遣使謝爽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于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求援于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紇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紇還歸

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
勑斷一百午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爲
擅欲興師規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
與獻謀又有諸紀輸其力于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
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
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
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　十一月
上崩在位二十年
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大學儒風盛行學士院
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
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
以後極意声色之娛内外教令幾事俱廢閒出視朝不過
頃輟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並馬遊後苑因留宴
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寵聲
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主叛于内邊釁開
于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爲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與尚書右丞相夫師領三省事封申王　詔群臣濟即皇帝位拜撒寧大師領三省事封申王　詔群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叙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卹

大安元年 時宋嘉定二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群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不足畏遂決意南侵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執法 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内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塲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訖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寮魯之閒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三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飢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内外百官條陳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開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粮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礼部尚書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同礼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世昌曰朝廷閔兩徧走群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爲然且用春秋龍見而雩之説主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于大興殿祕監卻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貌土廢以爲守令殿最 是春西夏始爲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而還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擾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 是時大朝國勢

益強但居其故地于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太師國王也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地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稭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麟夏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徽王既立韃靼主忒没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大朝收附矣

又有朦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擄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則敵爲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生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

不知何以合爲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
萌骨高麗西南招諭詩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
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
西與夏國隣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爲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于金界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
子白厮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
泰和七年丁卯宋開禧春北平王之弟璟州進貢金國乘
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厮波爲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此白韃靼也遣
還國始白厮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其
女爲妻國中不從白厮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此益強漸
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
獲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月壬戌太白經
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國兵戰于灰河凡三
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
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于大勝甸執中者
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
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
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
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思忠等毛吃合同烏林合將兵以禦之相
遇于野狐嶺下吃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
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
敵大恐潰散大軍遂之遂大敗死者敝野塞川　十月大

軍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
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嶠求賀正道
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
爲計城内外亂甚老弱奔殪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
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
城壁計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旦諫議俞昌世請
避敵高耆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
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　初忠獻王粘罕有志于都燕
因遼人宮闕于内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後各一門
樓櫓城壍悉如邊城每城之内立廒倉甲仗庫各穿複道
與内城通時陳王元宰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
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
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
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
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廛悉民聽其奔避
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
三千許人去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
是晚大軍營于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
在城橋梁及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
水析近城民屋爲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
入于城内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

二人與耳聃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
拒馬于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黒以藥禦之于拒馬內且
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于南順
門不退候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官逃
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上相敵
隨毀隨兵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卻邕戰死二十
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
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許之且曰
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
四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
帝及晚入禁城以木皐懸入手詔命議之于明堂殿翰林學
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之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
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
鑑以呈耳聃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繒錦帛
可耳翌旦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
焚之欲烹東安主已而有薩力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
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墜木于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
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束焚于上且發礮木拒之夜
遣百戶數十人扣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時宋嘉定三年也）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于朦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耆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斡離大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大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興等追至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廢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　二月遣其使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候秋高時地與公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　五月改元合祭天地于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一日　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葱茂火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

呼萬歲　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盜賊從橫莒溜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　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日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立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朦骨已厚費金帛昨妝良信歸朦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挽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翼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薦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太城用章希古也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俟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　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

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南順
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
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
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
三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礌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
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籚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
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柹塗硫黃破絮
蘸油間塞于所壘木之下初八午大軍登木堆用衛車大
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于夾口用大刀不
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刼其寨用章
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

一失利爲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
則無故弃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艱難以來
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兵皆寒十四日雪霽
三大王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
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
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鑱濶尺尾作尖柄以鐵
錐〻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
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
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
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
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

城者少：遣則適爲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困復攻城衆乃服用章之言　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中使云人于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酹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苦填臆有嶺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泣下　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　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士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過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于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曰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名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名細軍大將金壽詩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名其父福海令招

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將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遥呼曰今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于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鑑成弑主于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郡侯

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疎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驛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倥偬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爲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

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詧與湘東爲叔姪之仇詧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内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群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

拜于道遂立爲帝甲辰即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爲貞祐元年降乞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獞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内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　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親近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圍薄燕京城下塞　是時太白經天　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極李璮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貞祐二年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　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通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頃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互相呼認由是人無固

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去文書一囊綃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狥山東地諸盜往〻應之　三月復圍燕京〻師乏粮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讙駑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三千疋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〻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主卿其國遥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陿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大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于是無敢動者大軍既破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粮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粮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于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

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
道里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
來之物其臨終付囑于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劉豫
以其地歸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
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于中京今上國之地皆
已陷失巍 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
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者是也大
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與宋夾攻即
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即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
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
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
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
若失燕京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
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
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地都太
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
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葺理
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琛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
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
太祖墓長白今已隔絕盡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
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
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雅曰中京便做不可遷

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　五月
丁丑太白經天　十八日內外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
同我太祖倣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
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
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
于祕書省嗣王　人既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
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倣龍衣平王遷洛愈見衰
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鬬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
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外人徒
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嚴其欲則河南
山東可爲國家久計且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

國家死守立于百戰之間得勝勢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
京都轉輸于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
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
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
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爲
社稷計勿懷已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
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
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大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
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
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
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

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爲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
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
闕廢壞地多荒圮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于因
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
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廸以
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
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
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
方以韓侂胄爲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
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紜惟白上以定都于汴衆
猶以宮孝廸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宋
臣真德秀請絶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時直院孫大鼎
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
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竭其智巧
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名其群從
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將終爲國
之害不思康王遁于河北大軍既迈宋號復興天時方暑
未可回轅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十騎經由山東以趨淮甸
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于海隅以乘
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
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于政

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于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弃在遺民當自歸曲于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于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

此其三也即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于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于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雨河猶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于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今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

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
或渡江南走荊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
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
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
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
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
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
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
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
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
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

南有二狐相携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
甚多有戲舞于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恠變如此不去可
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
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勑命乞降詔
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
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蹙
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
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廢府皆在燕京
豈宜弃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粮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候
一二年間粮儲豐足復歸未晚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
彝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

禁中存留文書併秘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
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
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酹爵後淚泣
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凡
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
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
護遞金帛以聶希古爲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
領宿衛以完顏昌爲大興尹兼留守　二十八日駕興昌
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
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
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

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
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二千輿主令分賜　九月二十九
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　十月一
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
奏到言大軍將動游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
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大元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
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趍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
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
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
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
銅雀臺飲酒賦詩爲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

侍郎穆曰華知大名府余嘗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嘗義正謝訖與贊畫布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制皆有倚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實耆年先往具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擢舉一行事務老耆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 駕留大名府凡幾月

後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曰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勑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爲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 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略曰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交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孛迭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備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王之興起尚合南北于一家胡爲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讐言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

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 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
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属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
年之間科舉一遵于彝制胡爲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
無人云云已勑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 次
日有旨令張師顔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
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 十一日
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
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
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二人是夕
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孝孫
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罕欲賛太宗都
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于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
携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
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
必作又泰和末有童謡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
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
矣 大軍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
不釋憾特以和爲欵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分兵下
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
京糺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
天 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 時宋嘉定八年也 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軍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粮絶而敗自是内外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　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在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宋通鑑注云完顏福興自到死有户部令史郭忠者尉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　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趍汝州過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　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氷合布疾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太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閒亦

有爲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輔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爲戰爭所擾山東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章宗時殺人亡命爲盜于太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于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爲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　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開封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　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伐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至是爲亂軍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主南遷後累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　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爲王金之群臣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爲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

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信每厲兵
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忠之乃問罪于金曰
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
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來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
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
文哥望金遥拜文哥自縊而死來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
軍大軍遂勒來谷之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各
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纖珠駝
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
真定益都等路是時夏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
直至許鄭圭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奕吉詣纖都堅城入貢
自汴京去凡三万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
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搆怨于宋兵端丹起矣　是年六月
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
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賛
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堡陷天水軍又攻白環
堡破之又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弃關走金人
據之
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
全即李鐵槍也本連水縣弓手太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
已爲宋戚拱所誘焚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
國兵圍宋皂郊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

寨破之焚其寨　國兵攻宋陽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
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　二月國兵
猶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陷之宋師死者五万人
　陷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
均州守應謙之弃城走　丙辰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
師粮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
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粮舟為其所焚　三月宋師復
取皂郊　四月國將包長壽復攻皂郊遂趍西和州宋汚
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　攻宋大散關
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未
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
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
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二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之又
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自西和州
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之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
西和州守臣趙彥吶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為
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石鼻山縣進逼均州
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丹
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　陷宋興元府又陷大安軍分
攻洋州陷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后宣邀
擊于隘至是大敗偏將巳土魯安弃軍走為宋師所獲

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万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二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炳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珏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城自濠州侵黃州之玉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金　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遊騎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爲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斌貳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十時宋嘉定十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固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爲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縱又克鹽川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炤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赴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于宋至是

復歸
興定五年時宋嘉定十四年也 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
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宋李全弃泗州遁 三月
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 國兵陷宋黃州 庚寅長星
見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陷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
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一月宋安撫張琳以京東諸郡來
降 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
興定六年時宋嘉定十五年也 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張琳既降宋
种贇攻琳于青州琳走 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
穆日華除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

顏叔靖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氐
九月壬戌彗再見 辛未太白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
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
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爲敵國獨不被兵太和
年間大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
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
鞏蓋有憾于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
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賙恤 三月張琳所部
邢德復叛歸于宋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副都統完
顏大濟侵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樞密烏古論延心統糺軍一千備之　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爲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爲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爲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爲理宗明年改元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十月帝崩謚曰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于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爲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宗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　十二月葵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元古寶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爲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爲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羣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狀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時宋寶慶二年也）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爲往使辭曰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爲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脩大軍倏至宗廟社稷實爲可憂主以爲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任往使饋遺不貲　是時羣盜縱橫干戈充斥括馬搜粮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時宋紹定元年也）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粮之數　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

惣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氷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正大五年時宋紹定二年也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救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豈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帥總統石烈牙吾荅曰留臨淄郡王張貴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九連等將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時宋紹定三年也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万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元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啃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万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　山東行省完王用安蔡息陳潁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

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　是年
八月太白經天　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既皆失利不
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克之選四万
人刋石伐木鑿商於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内爲合達所敗
喪万餘人及馬數万疋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
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趍河南〻宋依違不報大軍乃
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
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爲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
利順流奔至果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
好爲名覘宋蜀道制置汪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

國大兵并至前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洋趍房襄而一
項軍馬疾趍潼關国中安甫軍張天翼惧変連奏乞厚加
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
戰死寇勢遂仕潰兵皆聚天井関潞守仕清臣不知為計
急奏求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于均州連戰
數月国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為
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夜国兵僵仆大軍益張又
報潼関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
徑渡者国兵洶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剌蒲丸出降
諸將如合達高英楊瓦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
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楊霍

潼関皆失守

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時大軍盡至合圍汴京国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師于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爲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爲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国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瞰其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号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爲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爲変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洛陳許嵩隱商虢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与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与武仙別謀所向　嵩山深廣内有二大寨一曰御塞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内可容數十万人而外境絶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声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擁至不及斷橋王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属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三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荊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

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河南行省權皇
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百勸
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時宋紹定七年也）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紇石烈小鍾兒
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剌為忠孝軍都統升總
帥既參政与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
刃官奴小鍾兒走為衆軍射死　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
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
殺白都尉　六月歸德粮絕上遂自亳趍蔡時山東行省兗王用安
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　六月戊戌遷蔡〻
之父老千餘羅拜于道伏地呼万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

欷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
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　壬寅山東行省兗王用安知
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為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
此險也歸德雖乏粮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也敵人
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
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万一資敵兵粮禍不
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〻若不守去
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至躰豐澤不便鞍馬倉
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
山東〻〻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
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

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貫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
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佐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
無可議者遂寢　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
家自汴來歸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
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
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于衆力之
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礼人以至于垂泣朕亦
為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
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
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
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稅自

來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
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
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尔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　九月九日庚戌国主拜天于節度使之廳
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礼成面諭旨曰国家開創以來務
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
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洞患可謂忠矣今
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
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乎
況汝等立功嘗恐不為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
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巵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

数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奔潰生擒一人獲馬数疋而還　初十日大軍数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国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爲穴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数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不復薄城分築長壘爲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圜築城壘来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前此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来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　國主聞宋使自唐州回驚悸無人色　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于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関夷其墻而退　初十日城中饑民万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国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〻日出于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内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　十二日以飢民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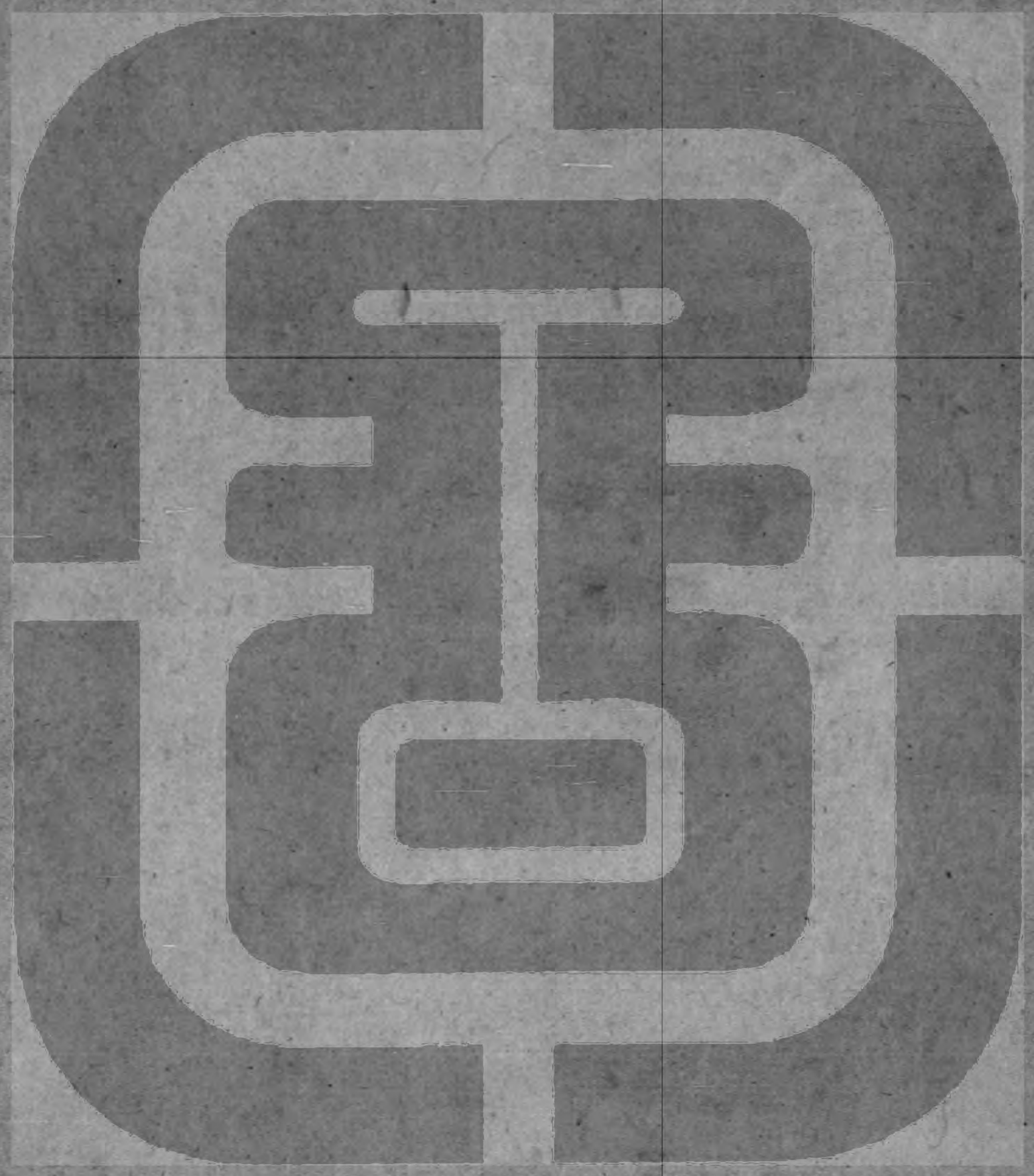
官舡十餘艘聽民于城壕內採菱芡芹草民爭趍之數日
而盡至鏟莎草根橛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
多人至相食　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
以兵万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
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運粮十万給
南北軍且置榷場于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脩攻具
斲木之声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完顏仲德
聞之曰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〻感奮始有固志
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傅城有司盡籍民丁助
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
壯健者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

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閤門使王大濟
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
有被創者駐馬近親傳藥軍民感泣人一百其勇　初九日
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揔帥高利哥戰歿砲軍元帥
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日權參政婁室
率精銳五百啣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油其上將燒
敵寨及攻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
亦發國兵卻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
憒翌日乃蘇　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
因奪取攔馬墻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
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

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弊且
微有稜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〻
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
柵自蔽南北相拒　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
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以軟纏　二十二日國主微服
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
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　初九日大軍鑿西
城爲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声言來日復集
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明大軍果復來方大
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

位于東面揔帥承麟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承麟
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
肌肥不便鞍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趫疾聞
且有將畧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絶此朕之志也因起
授符璽承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温敦僉東上閤門
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冑立受百
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曰事至此有戰死而已安更事一君乎竟以戰歿礼成咸出迎
大軍則南城之陴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
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声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
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閤自縊
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

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謚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礼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謚曰莊故官僑于宋者謚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謚天下士大日以義宗謚蓋取左氏國君死社稷之義酹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爲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揔帥承麟之後即閉閤自縊火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各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爲大軍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尔君骨耶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共耶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既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倚盞倚盞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　初義宗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晝夜殊有鬬志後城將陷始以憂沮間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皇子授爲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

祚百年至我而絶与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国此
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〻
為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跽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
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观之朕意决矣死社稷之心
平昔素定云是日〻大赤無光京索間兩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
階釁泰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
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
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釁于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于宮
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〻歸之謂之守文之
令主則可然區〻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
喪時窮則亦付之末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国始于甲午終于
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国志卷之二十六